

# 央视主播郎永淳爱妻患癌 赴美疗养写下感人陪读日记

央视新闻主播郎永淳生活中十分低调，从未谈及自己的私生活。近日，郎永淳首次在微博上谈及自己的家庭、老婆和孩子，透露因为老婆生病要去国外治疗，听话的儿子舍弃国内名校机会，出国“陪读”，一家人两地分开。郎永淳还贴出老婆记录的陪读日记，文字朴质却十分感人。而在屏幕上的一向稳健硬朗的郎永淳此番谈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颇显无奈和牵肠挂肚。



郎永淳一家三口的家庭相册

9月6日20点51分，郎永淳首次在微博中谈及自己的家庭生活，微博中透露，媳妇因为肿瘤病魔，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提出“妈妈出国治疗、儿子出国陪读”的想法，却遭到已被国内名校录取的儿子的反对，不过最终儿子在反复思量后没有让动议搁浅，同意出国。

郎永淳还贴出了媳妇的第一篇陪读日记，温馨而感人。日记中记载，郎永淳在国外安顿好老婆孩子，老婆送郎永淳在返回国内的机场，看见郎永淳消失的背影，忍不住号啕大哭，用痛哭发泄她的恐惧、孤独、胆怯和委屈。“我的新生活是从痛哭开始的，许多年以后回忆今天我会觉得可笑，但此时我只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明天，要带儿子去做来美留学的外国学生例行体检。人生就是如此，不管你是否准备好，不管是全身心地拥抱还是拒绝，它就按照它的节奏，不容置疑地向前走着……”此感人微博得到网友的一致祝福，祝郎永淳爱妻早日康复，儿子学业有成，家人早日团聚。

据悉，郎永淳的另一半叫吴萍，是他在北广时的同学。吴萍是东北人，比郎永淳大3岁，

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吴萍才来到北广读的第二学位。当时，郎永淳是班里的班长，而吴萍担任学习委员，两人同是班级干部，因为工作关系他们常常合作，配合得十分默契。渐渐地，吴萍发现与郎永淳在一起时，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温馨与宁静。她觉得郎永淳就是自己今生要牵手的那个人。而端庄秀丽的吴萍不仅有着东北女孩特有的开朗活泼，而且做事认真，很有上进心，郎永淳也觉得将来的女朋友非她莫属。1996年7月，郎永淳和吴萍双双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郎永淳以综合素质考核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而吴萍也被分配到了上海的一家电视台当播音员。

虽然生活在两地，但两个年轻人的心贴得越来越近了。1997年5月1日，经过4个寒暑的考验，两人的爱情终于瓜熟蒂落，携手幸福地踏上了婚姻的红地毯。婚后，吴萍调回了北京工作，工作之余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而郎永淳在妻子的支持下，也很快在央视站稳了脚跟，工作得到了领导及观众的肯定。

(新娱)

## 郎永淳博客全文：

###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媳妇的陪读日记

媳妇3年前生病后，我和她都未想到，3年后的今天，她会陪孩子出国读书。2013年的年初，肿瘤医院的病房，同样被京城深重的雾霾笼罩。

家庭会议上，我们提出“妈妈出国治疗、儿子出国陪读”的想法，儿子坚决不同意，“我刚刚考入人大附中，为什么要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婆身体不好，我工作和活动繁杂，儿子早已习惯自己照应自己，从小学4年级开始自己上下学、读课外班，小小年纪，性格内向，对自己要求严苛。强扭的瓜不甜，我们的动议搁浅。春天即将过去的某个午后，儿子突然问我：“如果出国，我要做什么准备？”接下来，便

是孩子一边忙着学校的功课，一边备考Junior TOEFL、TOEFL，常常是11点多，还在灯下，紧锁双眉，专注学习，看着让人心疼。错过了一月份的学校申请，儿子可以选择的学校很少，不过，6月份快递来的录取通知，倒是让我们设想着落。生活幸福与苦痛，仿若空气，如影随形，我们谁都愿意带着释然且行且走，正像媳妇所说：人生就是如此，不管你是否准备好，不管你是全身心的拥抱还是拒绝，它就按照它的节奏，不容置疑地向前走着……于是，就有了现在的陪读日记，可能还会有随后的“父子两地书”，记录我们的生活、孩子的成长。先奉上媳妇的陪读日记。

(杨晚)

## ●郎永淳简介

中央电视台新闻播音员、主持人。1971年7月23日生。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人。曾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学习，并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后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学习。

曾主持央视午间节目《新闻30分》十余年，其间多次主持央视大型新闻专题类直播节目。2011年9月开始在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担任主播至今。

## ■陪读日记摘登

### 机场送别

2013/8/28 星期三

车在纽瓦克机场3号航站楼门前停下，我急着要上厕所，因为我开回住处还需要两个多小时。

不过时间有些紧张了，他的飞机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登机了，路上因为导航出错，我们耽搁了一些时间。待我匆匆忙忙从厕所跑回来，他已经开始下车从后备箱往外拿行李，边拿边对我说：“快，给儿子打个电话！”

我静静地听着他对着电话跟儿子道别，还没有意识到离别就在眼前。他说罢把电话递给我，说了句“我走了”，便推着行李消失在硕大的玻璃门内。

我望着他背影消失的地方愣了几秒，转身上了车。然后，我的眼泪喷涌而出。

我呜呜地哭着，侧过脸盯着那扇门，我像一个丢失了父母的孩子，哭得十分无助，透过婆婆的眼泪向内张望——也许他办完手续会出来再看我一下，也许他此时也站在门内流泪……我呜呜地哭着，不用掩饰离别的伤心，不用怕被人见笑，我用痛哭发泄我的恐惧、孤独、胆怯和委屈。我的车前站着一对美国人，他们在剧情之外讶异地看着我，但我毫无顾忌，继续呜呜地哭着。

我一度以为，我可以预见我死前所有的人生——按部就班地在北京生活，照顾孩子、照顾老公，一直到死。可是，今天，我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纽瓦克机场，面对陌生的纽约，送走

丈夫，开始孑然一身、客居异乡的生活，这是我从未料到的。由此可见，人生的变数无法预料，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0分钟后，我呜呜地哭着离开纽瓦克机场，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程。

我不断地走错路，边走边哭，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伤心与老公的离别，还是自怜，或者是畏惧言语不通生活不便？只要一想到和老公分开两地、和儿子也只是遥相慰藉我便泪水涟涟。

是啊，不是有儿子吗？我在这里不是为了陪儿子吗？如果没有留下，儿子就会经历我此时经历的一切。想到儿子，我平静了许多。没多久，我收到了老公的微信：“我已准备登机，你在这边少操心、多喝水，多到院子里坐坐……”

感谢这一路很堵，我走了近3个小时才回到住处，当我回到住处的时候，房东已经看不出我脸上的泪痕，这让我很是宽慰。

但是我的身体和心都很累，我要思考如何过接下来的日子，我的新生活是从痛哭开始的，许多年以后回忆今天我会觉得可笑，但此时我只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于是，匆匆吃了一碗面，便上床休息了。

明天，要带儿子去做来美留学的外国学生例行体检。人生就是如此，不管你是否准备好，不管是全身心地拥抱还是拒绝，它就按照它的节奏，不容置疑地向前走着…… (杨晚)